



丹
孃
著

岁月 留影

我家的老照片

· 新知 三联书店

岁月留影

我家的老照片

丹孃 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留影:我家的老照片/丹孃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2

ISBN 978-7-108-05994-9

I. ①岁… II. ①丹…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8145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储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 数 100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28.00元

前言

每个人都有故事，都有要讲的自己的故事和想听的别人的故事。不知不觉中，我把书写好了，也把故事讲完了。

本书的内容取自我的家族以及与家族有关的人和事，而最初的灵感来源于爷爷留下的老照片。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交汇使用了两种语言，一种是文字表达的语言，另一种是照片展现的语言。我在长辈的口述中、父

亲的回忆录里、童年印象的时光隧道里“来回奔波”捕捉灵感。太爷爷是怎么走进大上海的，爷爷是如何闯荡十里洋场的，父亲又是怎样为国为家贡献自己一生的？我努力寻找着这一个多世纪来家族中曾经出现过的那些人和那些事，那些生命轨迹中的点点滴滴和人性中的真情真爱。

斗转星移，岁月更替。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在百年历史的长河中，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无论是名门望族还是平民百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个个都有难走的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需要人的坚韧、耐心、勇气和非凡的智慧。有的人带着国恨家仇，在这块土地上浴血奋战；有的人以实业救家国，同样在这块土地上实现梦想。我故事里的个人、家庭、家族演绎的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百年历史，虽然不是鸿篇巨制，但也算精彩纷呈。

上海特殊的发展形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电影、文学、绘画、服装、建筑、摄影等艺术形态在

上海兴盛，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样，文化艺术和“忠厚传家久”的基因，给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带来了学识、才干、智商、情商、待人、处世等品位的提升。

念之所来，思之所往。每次翻看爷爷留下的老照片，我便打开了封存多年的岁月记忆。我今天所做的就是把它保存、流传好。它不仅是一种血脉的延续，更有了一种文化传承的意义。

当年的家都不在了，当年的人也远去了，岁月像条河，在时光中慢慢流淌。我想让过去的事飘向未来，让以后的人看到我写的故事。

丹 孃

2017年10月于上海

目 录

生命与故土	001
宝康巷旧梦	014
保姆老妈妈	024
家在上海滩	033
孤岛二三事	044
苦海沉浮记	053
火烧小白棚	062
乱世桃源行	072
黎明的岁月	079
情归丝绸路	090

古柏话往事	 096
云中的菩萨	 107
阿土的故事	 113
邵家女汉子	 117
忆石伽爷爷	 122
石库门风情	 138
老屋的记忆	 146
我的维纳斯	 154
小燕子的歌	 161
一杯麦乳精	 168
万航一口井	 175
爷爷的胶片世界	183

后 记	 192
-----	-----------

生命与故土

“我从哪里来？又会去哪里？”

人的一生，似乎都在这两个关乎生命的“来”与“去”中寻找答案。一张家族的老照片给了我一个启示，无论是从未见过面的太爷爷，还是一起生活过的太奶奶，我就是他们血脉的延续。

我家祖籍据说为安徽歙县许村，它源于东汉，古时候称富资里。历史中曾有记载，南朝梁时新安太守任昉看

中此地风水，辞官归隐于此，村名遂更名为“昉溪”。村落采用传统的“风水”理论，整个布局呈现“临水而建、双龙戏珠、倒水葫芦”的态势。到了唐朝末年，户部尚书许儒为避战乱，居住于此。许氏家族渐旺，村名便改称许村。明朝大学士许国、清朝末代翰林许承尧均是许村人。宋仁宗钦赐为国捐资的许克复为“大宅世家”，宰相王安石专为《古歙许氏宗谱传》作序。许村历史上先后出过进士四十八人，为徽州古村落之最。南宋以后，徽商崛起，许村依托着安庆府和徽州府之间的徽安古道迅速繁荣，至明清时达到一个顶峰。

明朝年间，我家的先祖移居金陵，靠经营丝绸为生。晚清太平天国时，为避战乱逃难到了松江，后来又迁居杭州，直到太爷爷年轻时来上海闯荡。从此，这个家族就在上海开枝散叶，我，就是这个家族在上海生存的第四代。

我的爷爷、奶奶从小在杭州长大，说一口蓝青官话，都是标准的“杭铁头”。我和父亲两代人都出生在上海，

蓝青官话自然也就失传了，虽然杭州话我一句也不会说，但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家中亲戚往来都习惯用家乡话，所以，这种语言就是我最熟悉的乡音。从某种程度来说，乡音也是一种气息，气息就像气味一样是可以渗透到人的骨髓里的。

小时候见过的那本《许氏家谱》出自曾太祖父许小泉之手，从他亲手缮写的这本家谱中可见曾太祖父有一手好书法，是个颇有文采的“儒商”。太爷爷许康甫没有留下什么墨宝，但他却有收藏墨宝的本事，而这一切和他的眼光有关，也和他有个能干的妹妹有关。杭州，历来是文人雅士的孵化地。当年，杭州“三庆里”这个大宅院吸引了一批江南很有名望的文人墨客，就像今天的文化会所、艺术沙龙。中国旧文人的生活追求一个“雅”字，听戏唱曲，舞文弄墨，能走进这个圈子的绝非平庸之辈。我的太爷爷，作为这个艺术沙龙里的核心人物，有很多机会交结那个年代的一流书画家。西泠印社的创始人吴昌硕，工

诗文擅书法的赵子谦，金石书画无不精湛的赵叔儒，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的莆华，这些名声响当当的人都是中国晚清时期书画艺术界的浙派领军人物。他们进出三庆里，给太爷爷留下不少墨宝，所以，家中的好多藏画也都留有“赠与康甫”的字样。

记得小时候，过了黄梅天，爷爷会小心地从几个大箱子里取出一卷卷立轴，一边悬挂在通风处晾着，一边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可惜那时的我年纪实在太小，哪记得住所有作者的大名？但我懂得，挂着的每一件都是珍品，都有着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日后我才知道，这个宝箱里还有过吴昌硕的四幅真迹，曾经在当年家里的客厅里悬挂过。记得有一幅近代著名书法大家郑孝胥的作品，这幅真迹苍劲有力，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爷爷平日话不多，但“人要从小学本事，以后一辈子受用”的训导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那时候，我人虽小，但视觉的记忆却很强，后来在爷爷的启发下，我慢慢学着临摹起

这些挂在墙上的大字，还临摹了白焦、邓散木的扇面、册页里的真迹。记得“散木”的签名，有点像八大山人签名，是一种奇异组合。这些近代书法家的作品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根并影响了我一辈子。人的感觉很奇怪，当我学会用毛笔写下“康甫”二字时，一种亲人的气息扑面而来。当我第一次被长辈带去杭州，惊奇地发现，眼前的山山水水是如此熟悉，好像早就来过似的，它们都是在家里的立轴画里见到过的。这，也许就是生命与自然间的神秘链接。

昔日的三庆里，先生们在大厅挥毫弄墨，女眷们在后院麻将翻腾。后来，奶奶给我描述起那里面的院子时，神情总是美美的：“那个院子里啊只种兰花的，还是各个品种的，故起名兰苑。”记得小时候见爷爷在自家小阁楼里养过兰花，随着天窗阳光的移动，他会把花盆小心移向阳光处，浇水的干湿度也掌握得恰到好处，屋里总是弥漫着淡淡的幽香。如此养兰水平，莫非是因为他的成长和“兰

苑”有关？

年轻时来沪闯荡的太爷爷后来在熟人介绍下，谋得一份在上海总商会当账房先生的差事。总商会当时控制在江浙财阀手中，会长虞洽卿是宁波帮的巨子，财大气粗，连洋鬼子们见了也要礼让三分，现在的西藏路那时就叫“虞洽卿路”，可见他的气势之威。杭州虽是省城，但经商之道远远比不上宁波，所以，到上海谋生，投靠宁波帮是很自然的。太爷爷本人虽没有显赫的业绩，但他完成了这个家族从杭州到上海的迁徙，也给这个家族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文人墨宝和三庆里的沙龙故事。我想，文化的血脉就是通过这些作品和故事而得以保存，它远比财物贵重得多。



年轻时的太爷爷



一百年前的太爷爷和太奶奶



童年时期的爷爷和太爷爷



青少年时期的爷爷和太爷爷